

绘图
雅琦小小
说超
市

主持人:刘建超

主持词: 苒小雨是新乡的女作家。她的小小说作品的背景几乎全部是都市,咖啡厅、酒吧、喧闹的舞厅。她笔下的故事几乎都是风花雪月才子佳人,每篇作品里都有一段他和她继续纠缠的情感经历。读她的小小说是需要静心的,一本书,一曲音乐,一杯茶,一段安静的闲暇时光。这类小资的生活圈子也是社会的一个缩影。看似悠闲优雅的小资们,同样有解不开的哀怨情怀,拍不掉的残情酷意,吹不散的缕缕牵挂。

苒小雨似乎在颠覆小小说创作的基本元素——故事。小小说就是在讲故事,而且要讲得文雅,但她的小小说里常常没有故事,或者说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,许多作品只切入一个故事的片段,便在这片段的局限里弥漫情绪,触摸感觉。她在用感觉写小小说,抑或在小小说里写感觉。

苒小雨是个心地善良的人。她似乎面对社会还有些惶恐和不安。她好像更愿意把自己包裹起来,静悄悄地坐在房间的一隅观察来来往往的过客,揣摩也包裹在他们内心深处的积郁和不安。在她的作品里没有坏男人和坏女人,她的语言里没有尖刻,她甚至不愿用话语去伤害作品里过分的男人或女人。她很包容,很宽厚,即便是爱之切、恨之深,她也不把主观意识强加到作品中的人物头上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,都有自己对世界的态度,她不用笔墨去束缚人物,胁迫人物去表现自己的观念。因此,读她的小小说,你的心是自由的,作品中的人物是自由的,你也可以体会到作家的怜悯博爱之意。

《演戏》中的家长里短,有浓厚的生活气息。

演戏

□黄平(广东翁源)

她跟丈夫吵架之后赌气回了娘家。

一周后还是不见丈夫的影子,她开始烦躁不安。

不行,一定要等他赔礼道歉了再回去,不能坏了以往的规矩。

邻居突然打来电话问她不在家,她说正在娘家呢,都半个月没回去了。

邻居说不对呀,我看到你家阳台上天天晒着一大片女人的衣服呢。

她心里一惊,匆匆收拾行李回家。

难道丈夫会趁她不在,带女人回家?不然这些天怎么会对她不理不睬?

到家门口,她拿出钥匙,打开房门一看,屋内怎么静悄悄的,感觉一点儿也不像自己的家。

丈夫听到响声后马上从厨房出来,眉开眼笑地说,老婆,你终于回来了!

他没搭理他,也没正眼看他,而是踮起脚左看右看,看阳台上晒的衣衫,发现尽是些自己以前穿过的裙子,她问丈夫,你这是演的哪出戏?

丈夫说,傻瓜,难道你想让全世界都知道咱们吵架了?

她的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。

陆简是谁

□苒小雨(河南新乡)

前世,她是一个诗人,读书,做梦,看风景。

二十岁,就读于某大学文学院,出众的才华和颜值,让她深受优待。那天是周五,下午只上半天课。她和母亲约了回家吃松鼠鱼,又一周没有回家,早就馋妈妈厨房的味道了。和父亲母亲约了百老汇原版经典音乐剧《修女也疯狂》。她在网上订了票,计算着时间:下午下课后,去图书馆查个资料,快的话一个小时就够了。然后回家吃饭,吃罢饭,一家人一起去歌剧院。

六点半,她按响了家里的门铃,叮咚叮咚,明显带着撒娇的喜悦,却没有开门。她皱皱鼻子,只好拿出钥匙。

然后,她看到父母双双倒在客厅的地板上,那时候她脸上还带着笑,她不明白父母在搞什么名堂。一步步走近,却看到木地板上殷红的血。

苏醒时,夜已深,她倒在冰凉的父母身旁,倒在血泊里,意识完全清醒后的她嘶喊着,奔出家门,奔向深夜……

对,这正是易拉那部写了一半就被她遗弃的小说里的一段文字。而此时坐在她面前的,正是她小说里的男主角陆简。

易拉为小说的女主角莫子西写了一个如此触目惊心的家庭悲剧,作为负责此案的警察,陆简整整用了三年时间,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,却始终破不了案。究其原因,竟然是因为当时的易拉对写作很无知,她没有给每个场景安排一个合理的解释,女主角父母的死亡无理无据,只是易拉认为的剧情的需要。

此时,陆简很痛苦,他不能找到凶手还莫子西的父母一个公道,也没有办法让自己深爱的莫子西从那份痛苦中解脱,他的人生从此暗淡、失败。

易拉有些愧疚。

易拉已经不记得她写了这样一部半成品小说,更不记得她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作品。想弥补自己的过失,就得重读这些文字。

易拉读完一遍,更确定了自己之前的想法,于是看着陆简笑了,她说她已经想好怎么纠正自己的过失,她会把这个悲剧的现场写成莫子西那天午睡时做了一个噩梦,梦醒后,父母在,松鼠鱼在,音乐剧也在。

陆简看着易拉,轻轻叹了一口气,易拉一下子就觉察到他为什么叹了口气,她说,放心吧,没有这个案子,我会给你和莫子西制造更合适的相遇机会,让你们依然彼此深爱。

陆简却握住了易拉的手:“易拉,你真的不知道我是谁吗?”

“陆简啊!”

“对,陆简,可陆简是谁?”

易拉笑了:“我小说里的男主角啊。”

陆简再次轻叹一口气,温和地笑了:“好吧,你这样说也没错,你小说的男主角的确是我,但我更是你生活里的大哥,我和我的弟兄们陪了你这么久,你难道还不想醒过来?”

当年,是陆简把易拉从深夜的大街上带回来的。案子也是陆简负责的。那是一起小官巨贪案,当日落网的同僚,使当事人预知了自己的结局,崩溃中双双在家自杀。从那天开始,病房就成了易拉的家,陆简与同事们成了易拉的家人。她仿佛什么都不记得了,开始,没日没夜地写小说,写了很久之后,突然有一天,却再也不动电脑了。

陆简知道小说女主角的原型就是易拉自己,他认为这没什么不好,人都需要宣泄,易拉只是选择了与常人不同的方式,可她半途而废了。易拉开始了另一种生活——时常沿着她小说里的路线出行,仿佛在寻找什么,又仿佛只是游山玩水。陆简便找了人远远地跟着保护她的安全。

有人劝陆简,还是把她送到她该去的地方吧,这些年的工资都花在她身上,这样一时清醒一时糊涂的病人得管到什么时候才是头,但陆简拒绝了,一个才华横溢的女孩,已经成了一场悲剧的牺牲品,他不能让悲剧继续,他要亲自看护她,给她一个家。

易拉有些惊讶地看着陆简,身体的某个部位有尖锐的刺痛,仿佛有什么随着刺痛灵光一现,但那种感觉很快就消失了。她便什么也不想说了,只想把面前的陆简扔回小说里,这样她就可以清净一时。

陆简从易拉的表情上看到了她的内心,他知道不该再打扰她。医生特意嘱咐,最近她的情况越来越好,也许过不了多久,她就会完全恢复,在这关键的时刻,尤其不能操之过急。

陆简走出病房,小王迎上来:“陆队,这就回去了?”

陆简抬头看了看天色:“去西郊,帮我母亲把房子整理一下,也许易拉很快就会搬过去。”

